



## 冬候鳥藍磯鶉

郭志明

歲月如梭，季節交替，酷暑遠去，秋風送爽。台灣變木換上新妝，姘綠嫣黃，色彩繽紛。北方的候鳥隨著東北季風的吹起，遠渡重洋，來到北部的海岸線，首先落腳於金山野柳一帶，尤其是日本歌鶉、琉球歌鶉、白喉磯鶉、楔尾伯勞等先鋒部隊，總是引來全台賞鳥同好聚集拍攝。南部的我只能到鳥訊裡欣賞北部鳥友的攝影大作，心中盼望老天幫忙能讓候鳥飛來南部，但心知肚明機會渺茫。記得前年某日，拍鳥群組傳來高雄南星公園來了藍磯鶉母鳥，我的心情隨著週末的來臨逐漸加溫。

雖然家住高雄，十多年前聽過南星計畫，在緊鄰海邊的大林埔興建國際機場取代市區的小港機場，但計畫胎死腹中，從未實現，我也未曾去過面臨遷村的大林埔。週末早晨路過工廠林立的小港重工業區，這裡是高雄鋼鐵石化重工業專區，是台灣傳產經濟命脈的重要一環，經過中鋼、中鋁、唐榮不鏽鋼、李長榮化工、盛餘鋼鐵、中油等大型公司，空氣中夾雜些許異味，據報載小港工業區內有超過 800 隻煙囪，圍繞大林埔村，空污嚴重，造成人口外移，遷村計畫一直談不攏。車子過了鳳林國中，大型拖車不見了，人煙稀少，看

著 google map 導引，車子來到緊鄰海邊的南星公園。停好車，遠遠看到三五鳥友在高大的樹林裡尋找冬候鳥的蹤跡。詢問之下才知道他們正在尋找黑翅山椒，並指點拍藍磯鶉的鳥點在公園左側樹林內，還提醒樹叢內有蛇要小心。來到鳥點已有幾位同好架好相機等鳥，趕緊加入行列。不久聽到清脆悅耳的叫聲，先到的鳥友機警的說鳥站在靠海邊的鐵絲網圍牆上，大夥趕緊轉移陣地。兩隻母的藍磯鶉正在消波石塊上飛舞追逐覓食，一派輕鬆自在，由於距離超過 40 公尺，只好先拍照留下紀錄。正當大夥注意藍磯鶉的動態時，眼尖的鳥友說左側天空有黑翅鳶在振翅，大夥隨即轉向追逐。通常鷹類在空中振翅停頓就是牠發現獵物準備俯衝獵食，曾見過黑翅鳶在田間獵食田鼠，只可惜振翅幾秒後就飛走，沒有拍到獵食畫面。回到鳥點耐心的等待，剛才在圍籬出現的藍磯鶉雌鳥隱身在樹林裡，東邊的光線正好穿過樹梢，背景黑暗模糊，站在枝頭的藍磯鶉顯得格外鮮明突出，母鳥腹部羽毛灰底白點，羽翅微藍，大大雙眼，好似未上妝的純樸村姑。由於藍磯鶉屬於普通的候鳥，對已拍過的鳥友而言，稀有的黑翅山椒才是今日主角，可惜仍未現蹤。拍了幾張照片，心想時間還早，回程順道至小港松樂街，近日有鳥友 po 網藍磯鶉雄鳥頻頻出現。

20 分鐘後，來到松樂街鳥點，已有四位鳥友在場等候，互道早安，得知鳥尚未出現。這裡靠近高雄小港機場的

東北角，一邊是排列整齊的四層透天厝，一邊是斜坡的社區公園，隔著一堵高牆，牆的另一邊就是小港國際機場，高大茂盛的樹林綿延數十公尺，正好擋住視線，無法一窺機場內部。連續 3 年這個季節藍磯鶉公鳥穩定出現，今日未現，先到的鳥友說應該是有位老先生 6 點多即在公園內拉筋運動，同時放卡啦 OK 隨處唱歌走動，膽小的藍磯鶉遠遠躲在樹林內。但公園屬於大眾使用，當然要尊重市民，大夥只好閒聊，姑且拍拍成群麻雀，耐心等待老先生的離去。8:35 老先生總算離去，眼尖的鳥友說左側遠處樓房的屋角站著一隻鳥，從鏡頭望去，果真是藍磯鶉，只是距離太遠。或許牠在觀察四週有無危險，不到數分鐘，直接飛進早已佈置好的樹枝上。鏡頭裡的公鳥有著地中海藍的羽背，腹部夾雜栗紅斑點，相當鮮豔。不到 15 秒咬走麵包蟲立即飛離，似乎很怕生還未習慣。我趕緊檢視照片，還好有拍到。不久又有同好加入，約 15 砲圍繞在路邊欄杆。社區居民早就習以為常，這個時節的假日總會吸引鳥友駐足觀賞，想必這裡環境清幽，食物鏈豐盛，適合藍磯鶉來台度冬。鳥來表示環境佳，鳥類的多寡是評估環境的先行指標。如果人類使用過多的農藥、好年冬、老鼠藥等，間接造成鳥類死亡，代表大自然環境也遭到污染。今日鳥類，明日人類。

禁不起族群鳥訊報導的誘惑，緊接著下一個週末早晨偕同老婆來旗津

高字塔公園，探尋初到的藍磯鶉與黑翅山椒。週末的海底隧道車況順暢，我遵守 60 公里的速限，不變換車道，以免受罰。幾年前轟動鳥界的大迷鳥橙頭地鶉出現，許多鳥友為了搶佔第一排好位置，超速變換車道，被監視器拍到，國庫增加不少罰款，然而今日偌大的公園只有三位同好穿梭林間尋覓鳥的蹤跡，偶爾海風陣陣，迎面吹來，舒爽無比。公園外港口碼頭正忙著裝卸貨櫃，聲音吵雜。此時高字塔的階梯附近卻傳來啁啾呢喃，清脆悅耳的鳥聲，原來是一對藍磯鶉優遊自在的在地上覓食。我躡手躡腳緩步走上階梯，隱身在欄杆後，等待那美麗身影的出現。總算老天爺相助，這對藍磯鶉先後停在欄杆的石柱上，一前一後，留下美麗的倩影。人少就是賞鳥的好時機，尤其是拍攝照片，最忌諱人多口雜，些微移動鳥就飛走。走下階梯，四處探尋，只見黑翅山椒在樹梢上跳躍，但仰角高又有層層樹葉遮擋，不易拍攝，只好作罷。準備離去時聽見藍磯鶉急噪的叫聲，原來粉紅色電動鐵門上站著一隻藍磯鶉公鳥正對一隻紅尾伯勞大叫驅趕，雖然都是候鳥，但彼此之間還是有地域性，留下張嘴的藍磯鶉，已是 11 點，有點飢腸轆轆想到旗津市區吃午餐。

旗津觀光區不見大批陸客，零星的遊客四處閒逛走走。吃碗可口的小卷米粉要價 150 元，比起台南國華街的傳統小卷米粉貴上一倍，味道也略遜一籌。餐後漫步星光隧道，坐在沙灘，

聽聽海風，一波波海浪拍打著擱淺的貨輪，邊喝冰紅茶，邊享受慵懶的時光，幸福悄悄的從風中滑過。

走進星空隧道，涼風徐徐，伴著一閃一閃的五彩霓虹燈，這裡是情侶談情說愛必來之地。隧道出口珊瑚礁岩林立，木棧道貫穿木麻黃樹林，高大仙人掌點綴期間，有南國島嶼的 *fu*。正好一艘驅逐艦正緩緩離港，艦上官兵一字排開，似乎在對高雄港行注目禮。

藍磯鶉屬於普通冬候鳥，但是藍腹藍磯鶉卻是屬於稀有等級，全身地中海藍的牠總會引來大批鳥友的追逐。前幾天傳來義守大學高爾夫練習場來了一隻藍腹藍磯鶉，照片傳開，猜想週六鐵定人滿為患。週末 6 點 10 分出發，來到義大高爾夫練習場的停車場已經快滿了，放眼望去鳥友聚集之處就是鳥點，這是拍鳥以來最方便的一次，從停車走到鳥點不用一分鐘。現場約有 70 餘砲對準山坡上備好的青苔石頭與樹枝，我只能擠在右側邊緣第三排，背景是紫色的義大遊覽車。10 分鐘前藍腹藍磯鶉才來過第一波，大夥還在興高彩烈討論中。拍鳥一族的版主這星期已經來三次了，通常人越多鳥兒出現的頻率越低。其實拍鳥族群不多，認識的就是那幾位，隔壁鳥友跟我打招呼，正是遠從嘉義來的阿山哥，年初還在台南高鐵站用偽帳一起拍斑點鶉，真巧不期而遇。已拍過的鳥友閒聊，未拍的只能耐心等待。約過 20 分鐘眼尖鳥友指著 50 公尺高的高爾夫網架上藍磯鶉正在理

毛，大夥停止閒聊，安靜的等牠下來。果真牠先跳到遊覽車車頂上，由高處注視周遭。距離鳥點 7 公尺處已經圍有封鎖線，人與鳥之間保持安全距離，不至於讓鳥兒感到壓迫。接著藍磯鶇跳上山坡旁的大榕樹，大夥屏息以待，不一會兒直飛石頭上，一時之間快門聲此起彼落，每一個轉身、覓食、跳躍都吸引眾人目光，約 2 分鐘突然飛離，驚嘆聲四起，趕緊檢視照片有無對焦清晰。隔壁的鳥友興奮的說拍到飛行版，我則慶幸能一睹藍腹藍磯鶇迷人風采。

隨著時間消逝，有人進場，有人離場，鳥友越聚越多。忽然有鳥友說藍磯鶇在榕樹上理毛，持小砲的我也跟過去，只見牠從容不迫站在樹枝整理羽毛，無視這群追逐牠的鳥友，我拍下這自然版的畫面，美中不足的是背景有點亮。正當拍攝時，牠卻突然飛到鳥點，持砲的鳥友急忙歸隊，或許動作太大，牠只停留 5 秒鐘，引來其他鳥友的怨言，下一次出現至少要再等 20 分鐘。這時義大世界遊樂場的大鐘擺正左右擺盪，遊客尖叫聲不絕於耳。版主建議鳥點樹幹及青苔石頭噴水弄濕，重新佈置。天氣漸熱，20 分鐘過後牠仍未出現，我想已經拍到美麗倩影，不再流連，選擇打道回府。下午鳥訊傳來直到 4 點牠才出現，現場等的鳥友們直呼怎麼會如此。拍鳥就是這麼好玩，需要一點運氣，有時時來運轉，有時苦等落空，但永不放棄總有希望。台灣的冬候鳥總類繁多，隨著冷氣團南移，期待下一個精彩冬季的來臨。

### 藍磯鶇小檔案

藍磯鶇 Blue Rock Thrush *Monticola solitarius* 分布於歐亞大陸、東亞、東南亞及非洲，共有 5 個亞種，其中有 2 個亞種出現於台灣。常見的是栗腹藍磯鶇 *M. s. philippensis*，分布於西伯利亞東南至中國、日本等地，冬季南遷，為普遍冬候鳥，少數留鳥於台灣海岸礁岩地帶繁殖。雄鳥頭、頸、胸、背至尾上覆羽大致深藍色，腹以下栗色。雌鳥背面灰藍色，腹面淡灰褐色，密佈黑色麟斑。

另一亞種藍腹藍磯鶇 *M. s. pandoo*，則為偶見之迷鳥，分布於中亞、喜瑪拉雅等地，冬季南遷至馬來西亞、印尼。

藍磯鶇出現於平地至中海拔之海濱、疏林、農耕地。喜停棲於突出之海岸裸岩、屋頂、電桿等顯著處，鄉土有「厝角鳥」之稱。站姿挺直，常上下擺動尾羽，鳴聲婉轉多變。地面活動時，以跳躍方式前進，攝取昆蟲、植物種子及果實為食。

▶ 公鳥

▼ 母鳥





## 士林官邸

官邸統

士林官邸位在捷運士林站附近（2號出口步行約 7~8 分即可抵達寬闊的展示會場，如果搭乘公車就在士林官邸站或小北街站下車），是座公家花園。雖然早早就聽過這名稱，但是真的不知道士林官邸每年都會有舉辦賞花活動。2018 年首次去瞧瞧，可惜已逢展覽期尾聲，因此眾多花卉多呈現凋零狀態，所以去年特別提早於 11 月 30 日就參觀（免收門票，展期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8 日）。此次菊展是以「樂在菊中」主題，展場除約 18 萬盆菊花，還有其他各式各樣花種。主辦單位將各種菊花造景搭配國內外知名樂曲，經過巧思設

計，各式各樣造型的花藝精華美麗，是場視覺與聽覺的饗宴。

士林官邸原為台北市區的大型寓所設施，1950 年時，前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先生在臺灣的官邸便設於此，從此士林官邸便成為台北市民眼中神秘、神聖且不可親近的禁區。經過 46 年的嚴密護衛，民主潮流變遷，終使士林官邸於 1996 年正式對外開放。前身為臺灣日治時期直屬於總府的士林園藝試驗支所，在 2000 年 7 月 14 日指定為直轄市定古蹟，之後於 2005 年 5 月 25 日被指定為國定古蹟。

官邸原本規模由外而內分為外花園內、花園與正房，外花園中有以栽培蘭花為主的溫室盆栽區，旁邊則為玫瑰花園區，玫瑰花團錦簇盛開的時期大約在3月～5月間。在中式花園裡可以看到約高3.4米的茶壺綠雕，茶壺不斷倒入冒煙的茶水，搭配《爺爺泡的茶》歌曲，傳遞著中國泡茶文化的意境，相當有趣。民眾特別喜愛這個茶壺倒茶水造型設計，打卡拍照留念的人特別多，所以要拍到民眾不入鏡的照片就變得非常困難！

2019年主題以「秋天・愛・音樂」概念開始，營造秋季賞菊，愛的交響樂之氛圍，藉由大菊、小菊、大立菊、懸崖菊、造型菊等各種菊科的造型與佈置，搭配國內外耳熟能詳的音樂，將樂曲以視覺的方式承現在大家眼前。

此次展覽除利用菊花呈現13首國內外精選歌曲，還有大立菊的家。其中，超過8米的美聲公主綠雕，搭配長頸鹿及鋼琴綠雕設計也是展中一大亮點。由於大菊品種展示區的展場太大，走到一半就半途而回，所以還有許多造景沒有親自觀賞到。

展場周邊也規劃眾多創意市集與美食區，五花八門的飾品琳瑯滿目。可惜我身上帶著笨重的照相器材，因此並未去觀賞購買。現場最辛苦的就是眾多志工，因為參觀人數眾多，現場雖然有規劃木製四通八達漫長走道，但是許多民眾為貪捷徑或拍絕佳鏡頭，常常踏入草皮，志工們為勸導不守規矩的民眾，常常忙得不可開交！士林官邸真是個不錯的假日景點，有空時大家可以去走走參觀！





## 追思我心目中的英雄～ 冉經理

鐘進陽

有著一頭白髮，走起路來雄赳赳氣昂昂，他總是這樣介紹自己的姓氏，我姓冉，冉冉上升的冉，你一定猜到是誰，沒錯，他就是冉繁雄經理。而這個名字總是出現在英雄榜上，我就覺得這個人很了不起，想去投靠在他的麾下，向他好好挖寶，心想如有他一半厲害就好，終於在他籌備開辦第二家分行，我申請請調，也接到他的口試電話，他問我有做過哪些職務，然後就跟我說，他只要求一點，絕對不要搞小團體，被他知道就完蛋了，分行是一個家族，成員要相親相愛，於是我就這樣加入「東興家族」。私底下大家叫他雄哥，一個鄰居大哥哥的角色，任何事情都可以跟他反應。他是彰銀的猛將，連續開辦兩家分行，非常善於思索。東興分行一開業就配置 4 位襄理和 6 位

AO，是一般新分行規格的二倍，設備也十分齊全，他說希望給大家好的設備，有充足的人力，才能好好衝刺業績開疆拓土；在業務上，他一定是身先士卒，也要求我們全力以赴，沒有任何理由。在大家努力之下，開業第一年就締造好幾項業務的第一名，有 IPO 保管基金、黃金存摺開戶，羊年紀念幣及人民幣存款等，每位東興人都與有榮焉；另外在工作之餘，雄哥也極為重視家族成員之間的感情，每個月都會安排聚會，比較常去 KTV 唱歌，雄哥最喜歡張雨生的「大海」，是他的招牌拿手好歌，大家總會陪他一起唱，展現東興家族十足的向心力。聽到雄哥人生畢業的消息，心裡感到非常震驚與難過，這位威嚴與慈祥兼備的長官，他「敬業樂群」的好榜樣，早已烙印在我心中。

## 冤系列之二

# 毒殺之冤 - 下

葉子魅

### 十一、挾持驚魂

有東西一直碰著我的臉，不痛可是有點刺刺的，我睜開眼睛聚焦後，只看到眼前有雙黑眼珠多過白眼球的大眼睛。略為思考一秒鐘後，我就想起在寢宮被人迷昏的事，如今我側躺在一張充滿霉味的床上。布丁，我的波斯貓正用牠那粉紅色的舌頭舔著我的臉。

四下靜悄悄的，窗外射進的月光足夠讓我看出一間有點破敗的房間。我想抱抱布丁，可是雙手從手肘到手腕被緊緊地反綁在身後，我如果不側躺也只能趴在床上。

我輕輕地對布丁說：「小寶貝，你差點嚇死我了，我還以為你真吃了耗子藥了！」

說到這裡，猛然想起特特，那個小小年紀的宮女，和我相處了三年，沒想到是養在身邊的白眼狼啊！她是為誰工作呢？與今天晚上鳳儀宮的聽壁角事件有關嗎？其實當我聞到她身上

的生薑味時就應生出警覺，那是為了逼出眼淚的工具啊！

突然從背後伸出一隻手掌摀住我的嘴，我正要掙扎，後面的人轉到眼前，是一位穿著半新不舊宮裝的美婦人，她的頭髮披散並未梳髻，眼神則是有點驚慌，還有一絲心疼。

「長公主請安心，」美婦人放開手，「奴婢是來救您的。」

「妳是哪一位？」我看這位美婦人有點眼熟。

美婦人靦腆地笑了笑，「奴婢是安珩。」

安珩？這顯然不是奴婢、太監的名字，她是誰呢？

美婦人幫我鬆綁後，我問道：「這是哪裡？」

美婦人回答：「冷宮，目前只有奴婢住在這兒。公主暫且忍耐一會兒，說不定禁衛軍很快就會來了。」



「啊！本宮想起來了，妳是安淑妃娘娘？」我輕聲喊道。

安淑妃苦笑，「奴婢身在冷宮，已不是伺候皇上的妃嬪了。冷宮一向寂靜清冷，奴婢在這裡待了三年除了太監、宮女沒見過其他人，今晚睡夢中聽到腳步聲，跟過來看才知道長公主被人挾持在這裡。」

安淑妃扶著手腳有點麻痺的我下床，再幫我繫上她帶來的一件舊披風，「夜裡有點冷，公主需要保暖。奴婢只有這件舊衣，公主先將就一點兒。」

我抱起貓咪，輕聲問安淑妃道：「妳知道是誰挾持本宮嗎？」

安淑妃正要回答時，房門被用力推開，唐貴妃帶著數個黑衣人出現在門口，向泉站在眾人後面，眼神困惑。

知道是唐貴妃擄走我倒是在我意料之中，父皇今晚的一席話，對唐貴妃母子最不利，問題是抓我有何用？她想要我挾父皇改旨意？

「母妃，皇姐為何會在這裡？」向泉從後走上前來對唐貴妃說。

唐貴妃發出冷笑，眼睛看著我說：「你父皇準備要廢掉你皇太子的地位改立她了。」

「啊？為什麼？為什麼要改立？」向泉問。

「為什麼？」唐貴妃再次冷笑，「因為在你父皇心中，只有雲向瑾擁有真正的皇家血統。」

「我不信，我要去問父皇。」向泉轉頭要走。

「站住！」唐貴妃喝住向泉，「本宮長期派人埋伏在鳳儀宮外，注意你父皇的一舉一動。這次派去的三個探子兩個當場被殺，只回來了一個，他親耳聽到你父皇說要廢掉你。」

向泉說：「那也不見得是改立皇姐啊！就算是，也是父皇的旨意，我當遵從。母妃，如果是妳將皇姐帶來這裡的，妳快放掉她！」

「不放！」唐貴妃的尖叫聲嚇了我一跳，「本宮等了這麼多年，一直等不到皇后的位置，無論如何也要保住你皇太子的地位。如果我神不知鬼不覺弄死你父皇的心頭肉，讓他沒辦法立她為皇太女，最後還是會讓你當儲君。」

「不！母妃，我知道我不是當皇帝的料子，我脾氣不好，易怒沒耐心，每當想到將來要做皇帝，心中總是忐忑不安。如果父皇確實要改立，我會求父皇讓我出宮到領地當一個閒散親王，如果父皇恩准，母妃也可時時來和孩兒同住。」

唐貴妃聽了大哭，「我不甘心，為什麼我不能當皇后？為什麼你不能當皇太子？」

我、安淑妃和布丁兩人一貓靜靜地不敢出聲，就怕精神有點失控的唐貴妃忽然將火燒向我們。

唐貴妃哭完臉色一變，對黑衣人說：「將這兩人身上綁了石頭，丟進映月湖。」

「不！」安淑妃尖叫著撲向唐貴妃，唐貴妃左後方的黑衣人拿起劍護在貴妃身前，安淑妃衝勢不減，那把劍就這樣刺入了安淑妃的右胸。

「住手！」向泉大喊推開黑衣人，抱住向下軟倒的安淑妃，「母妃妳在做甚麼？」

「做本宮一直想做的事，」唐貴妃轉向那群黑衣人，「快！動手！如果禁衛軍搜尋到此就糟了！」

我昂起頭，厲聲說道：「本宮是天朝的長公主雲向瑾，誰敢動本宮？你們被皇上逮到，那就是禍延九族，你們想被滅門嗎？就算你們服毒自盡了，你們也要家人陪你們一起入鬼門關嗎？你們年邁的父母、如花似玉的姐妹、牙牙學語的稚子何辜？」

正要有所動作的黑衣人聽到我的話面面相覷，沒有人再向前走一步。唐貴妃看到黑衣人不聽使喚，不知哪來的力氣，從身旁一個黑衣人的劍鞘裡拔出長劍，向我走來。

「不！不要！」受傷頗重的安淑妃坐在地虛弱地喊著。

向泉輕輕將安淑妃放躺在地上，向他母妃走去，「母妃！不要！」可是唐貴妃還是持劍走到了我身前一公尺。

「喵！」大概是感覺到殺氣，布丁從我手上跳躍而出，正好落到唐貴妃的髮髻上，尾巴在她臉上晃來晃去。

深恐時機不再，趁著唐貴妃視線不清，我抬起腳踢到她肚子上，唐貴妃向後坐倒，布丁則適時跳開躲到我身後。唐貴妃爬起後，揉揉被踢到的肚子，揚起手上的劍還想再衝過來給我致命的一擊，向泉在她身後抱住了她。這時從窗外、門口湧進不少身穿土黃色盔甲的禁衛軍，甚至大樑上也跳下了七星衛。

向泉突然跪下，「兒臣叩見父皇！」

唐貴妃目瞪口呆地望著從分開的禁衛軍中走向她的父皇，回頭對跪著的向泉悽慘一笑，拿起劍抹上了自己的脖子，轉眼之間，鮮血濺滿了唐貴妃一身。

「母妃！」向泉不等父皇讓他平身，連忙爬向唐貴妃，抱住她輕聲哭泣。

看到兩位妃嬪躺在血泊中，父皇嘆了一口氣說：「傳太醫。」

父皇身邊的大太監魏公公尖著嗓子喊：「傳太醫！」

我啞著聲音說：「父皇，安淑妃為了救兒臣被刺，您一定要請御醫盡力救治她。」

父皇似乎很驚訝，我則是懷疑他是否還記得安淑妃曾經是他的妃子之一，到底這三年裡父皇又納了不少女人。

「還有，」我看著哭泣的向泉，  
「向泉一再阻止他母妃殺兒臣，他沒有參與唐貴妃的挾持行動。」

父皇點點頭，讓我坐上太監送來的軟轎回鳳儀宮。

對於今晚驚險迭起的經過，父皇並未聲張也交代在場之人噤口。翌日我賴在鳳儀宮不想去上課，沒想到文華殿博聞堂的小太監小明子來幫甯韜傳話，請我務必去前殿一趟。甯韜從沒這樣要求過我，也許有特別意義，所以我縱容自己以生病為由，坐了軟轎到文華殿。

所有上課的皇弟看到我，紛紛圍到我的座位旁問候，之後並很知趣地走出教室，把甯韜留給我。甯韜先是站在我前面看著我，接著袍子一掀跪了下去。

我嚇了一跳，禮下於人必有所求，我不高興地說道：「甯小刀，你跪甚麼跪？站起來說話。」

甯韜不說話，只是看著我。

我煩躁地說：「你用背叛的眼光看著我是甚麼意思？」

甯韜誠懇地說：「公主，為了天朝的安定，下官希望您能放過二皇子。下官教導過二皇子，他不是壞人，只是…」

看到甯韜還要繼續說話，我一揮手，「我知道你要說甚麼，不必說了。向泉是我皇弟，這次事件和他沒關係，你多慮了。」

看到甯韜清澈的雙眼，我默默地幫自己打了個滿分，我的眼光沒錯，甯韜確實是一個善良的人。其實即使甯韜沒有幫向泉說話，我也會再次提醒父皇，況且這次挾持事件本來就和向泉無關，這種順水人情我當然會幫。

自挾持那晚之後我就沒看到特特了，不知是被殺了還是逃跑了。尹尚宮補了一位機靈的小女孩進來，所以我的貼身宮女還是維持神鵬俠侶和哈利波特。特特的背叛讓我委靡了好一陣子，難道三年來的融洽相處都是假的嗎？

## 十二、雲破月來

辦完向泉的事，我又放了自己一個星期的假不去博聞堂上課，沒想到午睡剛醒，小神對仍賴在床上的我說：「公主，小旭子公公來向公主請安。」

小旭子？在前殿博聞堂伺候的太監？我記得他是一個小投機份子。是甯老師看我翹課請他來抓我去上課嗎？我受驚了一個晚上，才翹課一個星期就來逮我，有沒有人性啊？

「聽聞公主受了驚嚇，小旭子特來向公主請安。」小旭子乖乖地向我叩頭。

我懶洋洋地斜靠在貴妃榻上說：「既知本宮不舒適，你還來攪擾本宮？」

「公主明鑒，奴才不敢。」小旭子向我爬近了兩步，放低了聲量，「是太子侍讀甯大人託奴才來鳳儀宮的。」

甯小刀？

小旭子繼續說道：「今天公主還是沒去文華殿上課，甯大人很擔心，讓奴才代他來探望公主。」

我仍然懶洋洋地說：「既然是來探望本宮，帶了甚麼禮物啊？」

「啊？」小旭子愣住了，「禮物？」

我哈哈大笑起來，「本宮以為甯大人給你的銀稞子就是帶給本宮的禮物，原來不是啊！那麼你就自己留著用吧！記得下次來傳話別向甯大人討賞喔！」

「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小旭子嚇得臉上冷汗直流，雙手顫抖地捧給我一個銀稞子。

我揮揮手，讓尹尚宮再給他兩個銀稞子，「幫本宮回甯大人，那晚驚嚇一場，需要休養一個月，文華殿的課嘛本宮就不去上了。還有，前陣子本宮對甯大人的提議，請他儘快和甯太師商量，記住了嗎？」

「奴才記住了，謝謝公主！」小旭子將三個銀稞子退回來，「奴才為公主做事滿心歡喜，不敢拿賞賜。」

尹尚宮說：「公主既然賞給你，你就收下，以後再有跑腿的事，記得跑快點！」

小旭子正要躬身退出，尹尚宮又說：「記住！不管是甯大人或是公主讓你傳話，如果你有一字半句傳出去，你就準備到映月湖和那些魚蝦作伴。」

「是，奴才記得了，奴才告退！」

我再次揮揮手，小旭子連滾帶爬出了鳳儀宮。

尹尚宮笑著說：「這個小旭子心思靈敏動作快，可是那張嘴不牢靠，今天公主這般教訓他，他以後一定不敢再亂說話了。」

挾持事件一個月後父皇以數紙聖旨將此事件做了妥善的處理。聖旨頒布的前一晚，父皇帶向泉來鳳儀宮，一看到我，向泉二話不說就跪下來了。

「皇弟，你這是做甚麼？快起來！」我拉起了向泉。

雖然向泉並不是我最喜歡的皇弟，可是那個血腥的夜晚，他為了我勸阻他母妃卻是不爭的事實。細看向泉，發現他似乎突然間成熟了。

「皇姐，謝謝妳不追究我母妃之過，」向泉沒有了飛揚跋扈的神情了，「母妃的傷勢已經穩定，再過半個月就可痊癒了。謝謝父皇的恩典，中秋之後，母妃將與我同行到領地隼州。」

「你要出宮到領地？可是你年紀還小啊！」說完，我看著父皇，向泉不過才十一歲，到底還是個孩子啊！

父皇笑笑，「向泉比你們想像的都要成熟，經過那晚的事件，朕也認為他帶著貴妃離開皇宮去鍛鍊鍛鍊也好。」

「向珍皇妹也一起去嗎？」向珍是唐貴妃的大女兒、向泉的親姐姐，比我小三歲。

父皇搖搖頭，「她是金枝玉葉的二公主，哪能吃苦啊！」

向泉再次恭敬地向我行禮，「皇姐，在出宮之前，向泉還有很多事物要學習，恐怕無暇再來聆聽皇姐訓示，在此先向皇姐辭行。」

第二天，父皇發了二道聖旨：

第一道聖旨是雲向泉身體狀況不佳，無法勝任皇太子之位，即日起改立雲向天為皇太子；雲向泉受封為鷹隼親王，中秋之後啟程去隼州。

第二道聖旨是安珩維護長公主有功，恢復淑妃品階，賜住昭賢宮。

我曾問父皇，犯了錯的妃子要不打入冷宮，要不七尺白綾讓她懸樑自盡，要不一杯毒酒賜她長眠，可是這次為什麼父皇不但不治唐貴妃的罪，反而讓她出宮呢？

「瑾兒，說起來唐貴妃也是一個可憐人，她的入宮是為了家族利益，妳母后崩逝後，雖然她貴為後宮之首，可是朕一直沒晉升她為皇后，她也是心高氣傲之人，怎能忍受這麼多年來的被忽視呢？」父皇喝了一口茶，「中秋之後，父皇即將對她的家族展開逮捕行動，她隨向泉適時離開皇城，至少可保她周全，這也算是朕對她的補償了。」

雖然父皇對唐貴妃並無多深的愛情，可是讓唐貴妃隨向泉出宮卻是展現了他有情有義的一面，誰說皇家人最無情呢？

懶散了一個月，我終於開始去文華殿上課，下課後在湖邊我準備了調酒「鱈魚角」，本來加入伏特加酒的應該是蔓越莓汁，這個時代哪來的蔓越

莓？所以我是以李子汁代替，雖然嘗起來的口感不一樣，反正甯韜也沒喝過，我就湊合湊合了。

「甯小刀，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先喝了一口鱈魚角，「明天父皇下朝後會私下詢問太師的意思，如果太師同意了，父皇就會讓禮部開始準備各項程序了。」

「甚麼程序？」甯韜明知故問。

「就是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等，一直到最後真正迎親嫁娶嘛！」我笑了笑，「當然如果甯太師不同意你當駙馬，那就沒這些程序了。」

我再喝了一口鱈魚角，「我雖貴為公主，可是並不是一個好媳婦兒。我跋扈、護短、脾氣壞；可是成親後，我只會為我的夫家跋扈、護短，我也只會為了維護我的夫婿而脾氣壞。我不介意為公婆下廚做羹湯、為夫婿倒茶搥背。要和我成親唯一的條件是我的夫婿絕對不可以納妾、收通房。如果之前已經納的妾、收的通房，通通解散！」

我笑了笑，「甯小刀，如果你做不到這唯一的要求，那就請太師不要同意我父皇的賜婚。」

可憐的甯韜，被我的長篇大論給嚇壞了，我大概是天朝第一個自己談婚前協議的女子吧？

甯韜紅著一張臉低聲說：「甯韜絕不會納妾，也不收通房，一生只有公主。公主願意下嫁甯韜，是甯韜的福氣，甯韜永遠與公主百年偕老、相敬如賓。」

真看不出來甯韜也是能說甜言蜜語的人哪！

尹尚宮提醒了我一件很重要的事。

「公主，聽說安淑妃已經好一點了，您是不是應該去探望探望？」尹尚宮問我。

我差點忘了我被挾持那晚，安淑妃為了我被刺了一劍。起初是因她傷勢非常嚴重，太醫們醫治得戰戰兢兢，希望她能靜心休養；另一方面，聽說父皇每日下朝後都到昭賢宮探望她的情況，我也不便打擾他們。

聽了尹尚宮的提醒，我立刻要求小鵬、小俠為我梳妝打扮，「尹尚宮，妳知道安淑妃的身世嗎？」

尹尚宮想了想，「安淑妃的家世簡單，父親安將軍及夫人都已過世，有一個妹妹嫁給韓碩衡將軍，韓將軍抵禦海寇時殉職，將軍夫人聞訊上吊殉情，留下一個女兒安蘿郡主現由姑母尚書府夫人撫養。除了皇太子，安淑妃只剩下安蘿郡主這個外甥女了。」

我問道：「妳覺得當年的毒殺事件她有沒有參與？」

「奴婢不知，」尹尚宮搖搖頭，「不過，安淑妃沒有娘家勢力，在後宮也沒甚麼人脈，即使她覬覦皇后之位，也沒有人會提舉她。不過這次大皇子成為皇太子，母以子貴，她的地位應該是不會動搖了。」

尹尚宮接著小聲地說：「聽說安淑妃不會阿諛奉承，不知收買人心，原來皇上對安淑妃並無特別寵愛，還是孝

莊皇后請皇上多加照顧，所以後來才有了大皇子。」

對於一個沒背景、沒企圖心的妃子來說，即使為親生兒子爭取到皇太子的地位，恐怕也很難維護周全到他當皇帝吧？自古以來，後宮就是一個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充滿心機的所在。

我讓尹尚宮從鳳儀宮庫房拿了兩支老山參及一些補品，帶著小神和波波，一起到昭賢宮探望安淑妃。昭賢宮離鳳儀宮很遠，距離差不多是從台北車站走到中正紀念堂，穿著繡花鞋走了半個多小時才到，雖說可乘軟轎，可是我好手好腳，加上這三年來開始長身子，如今已是身強體壯，坐在轎上讓人抬還真是汗顏。

昭賢宮的宋嬪嬪看到我的來臨，急忙喚人通知安淑妃，我知道她還在靜養中，不宜下床招呼我，遂隨著宋嬪嬪一起到安淑妃的房間。

這是我首次到安淑妃的寢宮，裡面的擺設和鳳儀宮差不多，也許是安淑妃的個性使然，她的寢宮高雅素靜，低調且恬靜；不似唐貴妃的奢華富麗，充滿貴氣與霸氣。我們經過了圍繞著池塘的迴廊往寢宮走，幾株高聳的槐樹上仍然開著茂密的槐花，帶來一院子清香。

「長公主來了，快扶本宮起來更衣妝扮。」聽到安淑妃在房內吩咐宮女。

我連忙走進去，「淑妃娘娘，我已經來了，妳不用起來了。」

雖然已經靜養了一個多月，可是她的臉色仍不太好，我想應該是當時流

了不少血，還好是被劍刺入右胸，如果是左胸，恐怕就回天乏術了。

我誠懇地說：「我早就想來謝謝妳了，可是我每天起得晚，想到下午妳可能需要午睡休息，一拖再拖就拖到現在了，妳不會怪我吧？」

安淑妃驚訝地看著我，大概想不到向來飛揚跋扈、目中無人的長公主會說這些話吧？而且我也沒有本宮、本宮的自稱自己，其實經過那晚的驚嚇，我似乎也成熟了。

「聽說父皇每天下朝都來？唉呀！那我不能在這裡待太久了，怕打擾你們。」我打趣地說道。

安淑妃的臉立刻湧上紅暈，應該是想到父皇最近對她的溫存吧？安淑妃最多三十四、五歲，仍然是個美人胚子，在冷宮孤伶伶地待了三年，父皇是應該補償這三年來對她的不理不睬。有時我會很不孝地覺得後宮就是一座大妓院，而父皇則是唯一的嫖客，既然我有這種想法，怎可能讓自己當女皇步上父皇的後塵？有看過後宮滿是男妃的女嫖客嗎？

在昭賢宮逗留了半個多小時，看得出來安淑妃心裡很高興我的來臨，聽我說起和皇弟們讀書的樂趣，她聽了笑呵呵，尤其談到向天，她更是眼中含淚。雖說她被幽禁在冷宮，父皇對待她兒子向天的態度，與其他皇弟並無差異，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父皇並未允許向天到冷宮向他母妃請安。

看出安淑妃有些疲憊時，我提出告辭，她堅持送了我一套首飾，包括赤金銜珠鳳釵、金鑲珍珠耳環以及金銀纏絲雙扣手鐲等，價值不斐。對於喜愛首飾財寶的我，也許應該常常來拜訪她。

前世窮怕了，這一世倒是個富婆，除了母后原來的財寶外，父皇的賞賜、妃嬪的贈與以及一些朝廷官員透過官眷送我的奇珍異品，都堆滿了鳳儀宮的庫房，問題是我這麼富有有甚麼用？困在這四四方方的皇宮牢籠裡，這些財寶除了觀賞外，我還能做甚麼？也許我該走出牢籠接觸外面世界了。

### 十三、陰謀叛變

皇家嫁一個公主尤其是長公主，禮節又多又複雜啊！聽禮部尚書說沒有一年也要花八個月，不過我懷疑是父皇捨不得我嫁出去，故意讓禮部慢慢辦理，發揮各種刁難的手段。

經過冗長的婚配程序，我終於在十六歲生日後三個月出嫁了，隔年長子展鵬出生，十九歲、二十二歲時則分別產下展嘯、展威。這一世的幸福美滿生活，讓前世命運坎坷的我，格外珍惜。

婚後我們並沒和公婆甯太師、大伯甯韜一家住在一起，因為父皇在皇城賞賜了我一棟公主府，占地之廣不亞於王弟雲向風的秦王府。婚後我回宮的次數不少，反正甯太師或甯小刀每天都得到皇宮上班，生產後我沒事也就跟著去了，等父皇下朝陪他喝個下午茶也好。尤其是西倉國進貢了當地的葡萄酒，正好增加了我的調酒內容。

婚後第九年，我正當如花似玉的二十五歲，父皇的身體卻開始變差，政事已經慢慢移交給皇太子向天處理，而我回宮的次數也越來越頻繁。皇弟向天是個聰明的好孩子，有悲天憫人之心，也有身為帝尊的霸氣，讓他帶領天朝絕對比我這個懶人好。

十三年前被父皇從敬妃降為麗嬪的竇鴛，在後宮似乎寂靜了一陣子，父皇為了拉攏她的父親左丞相竇鵬，不得不在隔年恢復她敬妃的品階。竇敬妃的四皇子雲向月今年只有十四歲，頭腦聰明靈活，可是個性陰鷲深沉。根據七星衛天璇的調查，竇敬妃仍在後宮結黨，似乎想為向月爭取儲位。

父皇身體不好，太醫們每天進進出出朝陽宮，竇鵬、竇敬妃與他們的門人黨羽的密會也越來越頻繁。向天為此和我討論很久，他擔心萬一皇權有變，朝中會動盪不安。

「皇姐，竇丞相黨羽頗多，想要一網打盡不容易。根據暗衛們得到的消息，最遲恐怕再二、三個月就會動手了。」向天眉頭深蹙。

我早就觀察到了，「竇鵬的目的就是扶植雲向月為儲君，繼而當皇帝。他想趁著父皇病重時下手，而且你根基不穩，母妃並無娘家勢力，他們想一舉成功以擴展竇家的勢力。」

我狡黠地說：「就算竇鵬將京畿外的大軍都集結在皇城外，如果向月在我們手中，他們投鼠忌器，你想竇鵬敢硬攻嗎？」

「皇姐，妳是說我們先將向月軟禁起來？」向天驚訝於我的大膽。

「為何不可？」我冷笑著，「不但是向月，竇敬妃也是要關起來，而且分開來關，讓他們搞不清楚情況，也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我們何時動手？」

「夜長夢多，當然是越快越好！等他們將京畿附近的軍隊和劉婕妤的父親劉翊靖的軍隊聯合布好陣勢後，我們就喪失先機了。」

隔天下午，文華殿下課後，我暗中讓小旭子將甯太師、甯韜、堂弟向風和向雷、皇弟向宇請到御書房，向天對他們說明目前的緊急情況。

甯太師說：「下官教導皇子多年，每個人的個性都了解得差不多。以前二皇子向泉個性急躁、易喜易怒，但總還是能辨明是非之人，對於不應該做的事他會抗爭；四皇子不同，由於他事母極孝，對於其母妃的命令一律聽從少有違逆，如果竇敬妃讓他做出大逆不道的事，他可能也照做無誤。」





「四皇兄不敢弑父弑兄吧？」年紀最小只有十三歲的向宇遲疑地問道。

和向天最要好的堂弟向風冷笑說：

「為何不敢？只要他母妃逼他做，他就會做。他私底下不只一次批評大皇兄，說他不夠兇狠，只有婦人之仁。皇伯父生病這麼久，你們什麼時候看到他去探望皇伯父？」

「七星衛分頭去打探，」我將所知道的情報彙報給大家聽，「現在知道竇鵠的族弟竇鵠的子弟兵已經離開東海往西向皇城這裡祕行，據說目前離皇城僅半個月的路程了；劉婕妤之父劉翊靖任太尉時，也培養了一批私人軍隊，現在藏在離皇城約十天路程的筆崗山上；另外，竇敬妃也藉由大太監朱恆發買通了一些禁衛軍的小隊長，準備到時和竇鵠在京畿附近的部隊裡應外合。」

向天問向風：「向泉出發了嗎？」

「五天前收到快信，最多再十天就應該到了。」向風對我們解釋：「向泉去隼州之時，皇伯父給了他一支軍隊，向泉曾發誓，皇城有難時，他將帶著軍隊回來守護皇伯父和大皇兄。」

我擔心地問：「禁衛軍維護整個皇宮我不擔心，但單靠羽林軍貼身保護父皇，那些人可靠嗎？會不會被竇敬妃買通？」

「皇姐，妳不用擔心，」向天表情嚴肅，「羽林軍多是戰爭陣亡將士的後代，他們的各項軍事技能絕對是禁衛軍的佼佼者。羽林軍是一種延續軍事傳統與家族榮譽的象徵，對父皇最是忠心耿耿。」

「而且，」向天笑了笑，「父皇雖然臥病在床，可是仍然運籌帷幄，每件事都掌握在他手裡。」

聽到父皇仍可主持大局，我放心不少，向天到底也才二十三歲，對付這些密籌多年的亂臣賊子經驗確實不足。雖然軍事部分不必太憂心，但是想到叛軍中大部分都是我們天朝子民，如果能避免戰亂，也就能保我天朝國泰民安。

我提出我的計畫：「如果能避免天朝軍民自相殘殺，我認為應先軟禁竇敬妃和向月，讓叛軍們投鼠忌器，說不定我們可讓戰事消弭於無形。」

向雷點點頭，「皇姐說得對！到底都是天朝子民，只有領頭才是罪魁禍首，能儘量避免死傷那是最好！」

甯太師說：「明天下官準備一下，後天在文華殿教完課，下官會找個藉口留下四皇子，公主可讓七星衛的開陽及瑤光將他拿下，她們兩個是女子，比較不醒目，四皇子帶來的侍從則由殿外的羽林軍負責。下官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傷害四皇子。」

我驚訝地看著我公公甯太師，看不出來呀！平時家中大小事都是婆婆說了算，沒看過他發表意見，今天兩次開口都說到重心了。

「竇敬妃那裡怎麼處理？」甯韜問。

向天看著我說：「是不是請皇姐幫忙？我們男子去後宮多所不便。」

天朝規定皇子滿十五歲時就必須搬離他母妃的宮殿，例如向天和向海就

在前殿有獨立的宮殿；或是受封到領地當親王，如向泉。即使是未成年的皇子住在後宮，也是不能隨意走動的。

甯太師又說：「你們忘了劉婕妤和三皇子了。」

向風說道：「劉婕妤之父所培養的私人軍隊藏在深山，不易剿滅，我表舅的軍隊駐守地距離筆崗山不到二天的路程，昨天皇姐已讓七星衛的天機和天權送信過去了，預計再三、五天表舅的軍隊就可到達筆崗山並守在山下，讓劉太尉沒法與竇鸞的軍隊會合。」

「天機和天權的效率沒問題。」我對自己人有信心，「至於劉婕妤，她是個寡言的妃子，以前與唐貴妃在一起時，幾乎也不怎麼說話，我不認為她贊同她父親的作為。她住在昭儀宮，聽說父皇約每個月召她侍寢一次，她的兒子向海幾個月前才搬到前殿。」

我對向天說：「明天我先去昭儀宮，和劉婕妤聊聊，也許她願意勸退她的父親。向海對他母妃非常孝順，只要劉婕妤開口，我想向海不致於被他外公說動。」

向天問道：「竇敬妃呢？」

我笑了笑，「七星衛還有一名女俠玉衡，明天我搞定劉婕妤後，後天我就帶玉衡去收拾竇敬妃，不給點顏色，都快上屋揭瓦了。」

向雷疑惑地對大家說：「皇姐常常說些奇奇怪怪的話，剛才那些話你們聽懂了嗎？」

#### 十四、風雲詭譎

我的判斷沒錯，劉婕妤並不贊同劉太尉的舉動，向海也沒隨著外公起舞。劉婕妤寫了一封懇切的信，對其父曉以大義，劉太尉看了信之後，不但沒有支援竇鸞，而且兩個月後解散了那支私人軍隊。五個月平亂之後，父皇為了社稷安定，並沒有對劉太尉治罪，反而讓他告老還鄉。

但是我帶著玉衡以及也會武功的神鵬俠侶一起去拜訪竇敬妃時，就沒那麼輕鬆了。即使父皇借我的羽林軍早已偷偷將她的昭德宮團團圍住，但是竇敬妃在皇宮也布下了不少眼線，經由眼線的示警，她早有準備。雖然她在昭德宮插翅難逃，可是我和玉衡也被她宮裡的侍衛、宮女挾持。幸好她只配有宮女六名，但是那四個侍衛看起來武功也高。

玉衡獨自搏鬥兩個侍衛有點危急，神鵬俠侶四人則和另兩個侍衛纏在一起，我被六名宮女圍在中間。

「本宮是天朝的長公主，妳們想要被抄家滅族，就盡量將刀劍招呼到本宮身上。」想到打鬥就讓我腎上腺素上升，不知不覺將前世在夜店處理醉客的架勢擺出來了，「就算本宮被妳們殺了，殿外的羽林軍也不會放過妳們，想想妳們的家人。竇敬妃欺上瞞下想要造反，妳們真願意自己的家人也跟著陪葬嗎？」

宮女們可能真的怕被滅九族，果然只是攔著我並無動作，竇敬妃看了火

冒三丈，踢開其中一名宮女，手握匕首向我刺來。在她高舉的右手離我僅半公尺時，我右腿伸向左側，低頭彎身從她腋下穿過，再一大步就轉到她身後，舉起右手砍向她的後頸。在夜店工作時，我憑著這一招「手刀」走天下，砍對地方可讓人昏迷，堪稱打遍醉客無敵手。

還好功夫沒丟下，竇敬妃果然立刻軟倒，我左手往她腰上一抄拎住已經昏迷的她，右手搶下她的匕首抵住她的脖子，大聲說：「住手！不然本宮就讓竇敬妃變成竇死妃！」

看著愣在殿裡竇敬妃的侍衛，我酷酷地說：「放下刀劍！否則別怪我手下無情！」

前世看多了武俠片，我一直期望有天能發狠說這段話，終於讓我等到了。

竇鵬等不到竇敬妃的信號，也沒有收到向月的消息，本不敢輕舉妄動，但箭在弦上已不得不發。待竇鵬的子弟兵從東海來到皇城近郊，並與竇鵬多年前培養的軍隊會合，集中操練一個月後，打著「清君側」的旗子，將所有部隊拉到皇宮外。

竇鵬原期望幾個被收買的禁軍小隊長，可以利用無月黑夜配合打開城門放部隊入城；沒想到最後幾次與他們連絡的所謂「小隊長」，其實都是向天的

暗衛假扮的，所以他們的行動全數都在我們掌握中。

竇丞相籌劃多年的叛亂就這樣被以逸待勞的禁衛軍收平了，竇丞相、竇鵬及多位叛軍將領自刎。由於父皇主張勸降，所以向天並沒有大開殺戒，只是安排低階將領及士兵們分散派在西疆偏僻部隊中。自向天與我們籌劃如何消弭紛亂、首謀者自刎到叛亂士兵派往邊疆，前後總共不到六個月，父皇對於向天的應變能力非常欣慰。

為使向天未來能順利接續皇位，父皇頒了聖旨，竇敬妃打入冷宮，雲向月則貶為庶民，即日起趕出皇宮。除此之外，父皇還做了一件讓大家瞠目結舌的事，他將安淑妃扶正了，也就是安淑妃現在貴為我們天朝的皇后了。在皇后之位空了十七年後，天朝又有了皇后了。

「瑾兒，朕既然有了皇后，妳就不能待在鳳儀宮了，父皇將瓊玉宮為妳永久留著。」父皇虛弱地說，「立后大典需要儘快舉行，父皇已經準備好去找妳母后了。」

我淚眼望著父皇，從我穿越過來當他女兒開始，這十三年來他對我真是寵愛得太超過了，後宮的妃嬪忌妒地個個想害死我。這是父皇愛母后進一步愛屋及烏的表現，我也衷心希望他能在天國的某處找到母后。

安皇后住在鳳儀宮的時間也僅有數個月，因為父皇駕崩後，向天繼位為新皇帝，他的太子妃在向天繼位的



翌年，也就是靖安元年成為天朝的新皇后，賜居鳳儀宮；安皇后被尊為安太后，改居慈懿宮。向天的皇后、貴妃等幾個大、小老婆都是父皇賜婚的，我知道他心中屬意的是另一個女孩，可是身為皇儲，向天不得不接受父皇賜婚的這些對朝廷有幫助的功勳世家的女子。

由於北蕭國的挑釁，向天登基沒多久即北上親自刺探軍情，並於靖安二年北伐成功，讓北蕭國稱臣。北伐之所以圓滿，據說是一位來路不明的怪異女孩「白姑娘」幫忙完成的，向天對她特別守密，連我也不知那個女子是何人，但聽說向天為了她，隔年將皇后打入冷宮。

靖安五年，向天突然解散後宮，將所有妃嬪分送各王府。我和公婆、丈夫甯韜等商量後，謝絕了向天送妃嬪給我們的「好意」，由公公甯太師上摺「乞骸骨」申請退休。向天感念公公的教誨以及甯家協助他平定了竇鸛等的叛亂，特賜公公為衛王府的王爺，在皇城為他造了一座王府宅第，聽說公公還是本朝第一位異姓王爺呢！

然而公婆一直想去溫暖的南方，所以請准後讓長子甯韜也就是我的大伯留在皇城王府，他們則帶著我們夫妻及我的三個兒子自皇城遷到南方飛龍鎮，生活過得優閒自在。離開了「囚禁」我十八年的皇城生活，我像隻快樂、自由的鳥兒，過著前世夢寐以求的家庭生活。直到我碰到謝心妍，那個和我一樣穿越過來的未來媳婦兒，前輩子開夜店的夢想終於可能會實現了。

## 十五、冤情得雪

謝心妍的母親小柳是尹尚宮的外甥女，當年我穿越過來的時候，尹尚宮曾帶她來宮裡玩，我們一見如故。我將小柳介紹給甯小刀的童年好友謝杉富，兩人也都滿意彼此，我們遷移來南方時，謝杉富也帶著小柳回到家鄉龍家村，離我們家不到一天的路程；可是沒想到小柳竟被謝杉富的小妾章姨娘給害死了。如果當初知道謝杉富會納妾，說甚麼我也不會將小柳介紹給他。

章姨娘趁謝杉富出門做生意時，也想重施故計陷害小妍，還好小妍經人搭救逃脫了，不過應該是原來的小妍已經被害，現在這個小妍則是我的同類人，也是自未來穿越到天朝。更詭異的是，小妍的前世竟然和我是同時枉死在我工作的夜店裡。

前世毫無經營餐飲業經驗的小妍，在朱仙鎮開了一家自助餐廳，大膽新穎的經營手法，在當地蔚為風潮，每天食客盈門，看得我心中癢癢的，前世開夜店的夢想又被燃起。

我加入小妍的經營團隊後，提供了可觀的資金，現在我們在朱仙鎮已經有了兩家店，裡面的經理、廚師、服務生大多是一些以前當山賊的。我是皇家公主，名正言順的官方代表，和這些曾經的山賊共事，算不算是「官賊勾結」呢？雲王爺向雷堂弟也知道這種情形卻裝作不知，算不算「官官相護」呢？

過完年，我和小妍在飛龍鎮準備開分店，我們每天女扮男裝出府，指導擔任經理的懷安及主廚柱子，忙得不亦

樂乎。小名大鵬的長子甯展鵬最近調回了飛龍鎮駐守，雖然公婆催著他和小妍的婚事，可是我和小妍都敷衍拖延著，因為我們婆媳的餐飲事業忙得很哪！

我一直不覺得這一生有甚麼遺憾，穿越到公主的身上、嫁了好老公、有三個乖孩子，還碰到意氣相合的媳婦兒，可是有一天，小妍的一句話，喚醒了我心底一直刻意不去碰觸的某地方。

「公主，您從來沒有查過您母妃是何人嗎？」小妍問我。

沒錯！母后手扎寫得很明白，我是一位低階妃子的孩子，並不是母后親生的，那位妃子是誰？在後宮血腥鬥爭中她還活著嗎？如果她是在冷宮裡，那不是受苦嗎？突然，我一刻也不想留在飛龍鎮，恨不得立刻飛回皇宮，找到在慈懿宮伺候安太后的尹尚宮。

「公主，您手上有以前後宮妃嬪的畫像嗎？」小妍剛問完就懊惱地抓頭髮，「別說隔了這麼多年，就算您有，恐怕畫出來的和本人根本不像，那時候有手機就好了，您喀嚓、喀嚓，我就幫您找出生母來。」

我聽了不禁失笑，「小妍，妳義父雲王爺早就邀請妳上皇城接受郡主的封號，趁這個機會，我們婆媳一起去。妳接受封號，順便陪我到皇宮走一趟，也許當年我沒注意的地方，妳可以幫我找出來。」

在這個時代，不是說想走就能走，光是準備工作就花了近一個月，除了快馬通知皇上向天、堂弟向雷外，一路上

的驛站都得有人先行打點好。我另外寫了一封信給尹尚宮，七、八年不見，她知道我要回去一定興奮地睡不著覺。甯小刀和大鵬父子也該去向皇上請安了，皇城一些公公甯太師的舊識、好友，我們要代他去拜訪；以前伺候我的神鵬俠侶隨我進了甯府，哈利波特們則於滿二十五歲出宮時，都幫她們挑了好人家嫁了，有那麼多的人需要去探望，光是送的禮物就裝了滿滿十輛馬車。

後宮的瓊玉宮是父皇賜給我的，這次我和小妍先不去宮外的公主府而住進宮來，就是希望在小妍的幫助下，儘快揭開我身世之謎。我們剛安頓好，這次隨我一起回宮的小神和小雕就很主動地去慈懿宮找尹尚宮。

七、八年沒見，已經五十五歲的尹尚宮保養得當，倒是一點兒也不顯老。一看到我，尹尚宮輕呼一聲，我趕在她跪倒之前拉住了她。

「尹尚宮，我真想念妳。」這是我的肺腑之言，當年穿越時，如果沒有她，我應該活不到現在。

尹尚宮淚流滿面，「公主，奴婢日夜都盼望著看到您。」

「為甚麼當年我搬去南方時，妳不跟我走呢？」我拜託她一起走，可是她不肯離開後宮隨我去南方，當時我很生氣。

尹尚宮搖搖頭，「不是奴婢不願和公主一起走，實在是因為孝莊皇后遺言交代奴婢，如果公主嫁出宮後，只要安太后在後宮一天，奴婢就要留在宮中服侍她。」

如此說來，真的不能怪尹尚宮。母后怎麼有這麼奇怪的遺囑？

尹尚宮問：「和公主一起來的這位小姑娘是誰呀？」

我將小妍拉到跟前，「她叫謝心妍，是大鵬未來的媳婦兒。」

尹尚宮張大了眼睛，「她是小妍？小柳的女兒？」

我點點頭，對小妍說：「小妍，尹尚宮是妳娘的姨母，妳的姨婆。」

小妍立刻向尹尚宮磕頭，行了一個正式的禮，「姨婆，您好！」

尹尚宮哀傷地說：「好標緻！可惜妳娘沒福氣。」

我打斷尹尚宮的傷感，「尹尚宮，有件事情我需要妳幫忙。」

我想既然尹尚宮知道母后和我都是穿越過來的，而且深得母后信任，她應該知道母后這個秘密；沒想到尹尚宮竟然不知我母妃是誰。

尹尚宮為難地說：「孝莊皇后對奴婢提過雖然公主不是她親生的，但確實是皇上的骨肉。至於是哪一位妃子所生，奴婢就不知道了。」

如果連尹尚宮都不知道，我還能指望誰呢？

小妍拉拉我的袖子，「公主，既然來了，您是不是先去探望幾位先皇的妃嬪？」

尹尚宮說：「本來應該先去拜見皇后，不過，她和皇上去北方檢視屯田

政策施行的效果了，還要三、四天才會回來。不如我們先去慈懿宮。」

想起當年安太后挺身而出護我的經過，「安太后身體如何？皇上有沒有常來探望？」

尹尚宮高興地說：「太后身體安康，皇上常來向太后請安，有時皇后也會做一些稀奇古怪的食物孝敬太后。」

我們邊走邊聊，小妍忙著看風景，一邊向小神她們請教，看起來也是很快活。

到了慈懿宮，安太后接到尹尚宮派出的小宮女稟告，早已在正廳等我們了。

我恭敬地向太后行禮，沒等我跪下，她立刻來到我身邊扶住我，「公主，哀家等妳好久了。」

我還沒說話，突然聽到身後的小妍驚呼。

我回頭斥責小妍：「真沒禮貌！還不向太后跪下磕頭！」

沒想到小妍像沒聽到般，毫無形象地張口用手指著太后。我正要責罵她時，突然心念一轉，回頭看著安太后。

啊！我知道小妍為何會這麼失態了，穿越二十五年了，粗心的我竟然完全沒注意到安太后的眉眼和我有多麼像。斜長的單眼皮鳳眼、微翹的嘴唇，以及臉上相同位置的酒渦。

「妳是說找到了？」我看著小妍緩慢地開口問她。

小妍點點頭。

安太后不解地問：「公主怎麼了？有甚麼不對嗎？」

我對著尹尚宮以外的宮女說：「妳們都下去，關上殿門，退出殿外五十步。」

安太后與尹尚宮互看一眼沒說話，任我將宮女趕出去，廳中只剩下我們四個。我深吸了一口氣，拉著小妍一起向安太后跪下，老實地磕了三個頭。尹尚宮大約已猜出緣由，攙扶住安太后，不讓她來拉我們起身。

「公主，妳怎麼啦？快起來！」安太后急著說。

我張著淚眼對安太后說：「母后，您委屈了。」

安太后先是愣住，接著眼淚大顆大顆掉下來，她掙脫了尹尚宮，蹲在我前面摟住我脖子開始痛哭。她哭得撕心裂肺，好像要把三十七年前從我出生被抱走到如今的心痛全部哭完。

尹尚宮拍拍母后的背，「太后，您和公主先坐下來，喝口水緩一緩。」

母后拉起我，雙雙坐到桌旁，不管尹尚宮倒了熱水給她喝，她只是握著我的手，眼神一刻也不離開我。

「瑾兒，妳怎麼知道自已的身世的？」母后問我。

我將孝莊皇后留給我的手札內容簡略說了一些，當然有關穿越的事我就跳過不談。

母后說：「其實我很感激孝莊皇后，如果不是她撫養妳，我根本沒能力將妳帶大，後宮實在太血腥了，而我的位階又那麼低。」

母后苦笑著說：「先皇堅持孝莊皇后有了皇子或皇女後，其他妃嬪才能有子女。就算當時孝莊皇后的皇子誕生了，皇貴妃和竇敬妃都沒有孩子的情況下，我只是個貴人，她們怎麼可能讓妳存活？」

「母后，您記得當年我被毒殺昏迷了三天的事嗎？」

母后懊惱地說：「聽說我拿去的那個點心害妳差點死去。」

我笑著搖搖頭，「單吃那個點心是沒事的，偏偏那天早上皇貴妃送來一些她說是父皇賞她的貢茶，那兩樣合起來吃就是毒藥。」

母后掩口驚呼：「那個劉惠妃太可惡了，她說身體突感不適，請我帶過去，她也當著我的面吃了一塊，所以我才答應她。原來是她和皇貴妃串通好了，欺騙我的無知。」

我拍拍母后的手安撫她，「後宮的人都知道，不能隨意吃別人送的東西，也不幫人送吃的東西給其他人。我只想知道，母后當時為何會幫劉惠妃送東西給我？您知道嗎？因為我懷疑您想毒殺我，您在冷宮時我恨不得您早日殞天。」

母后望著淚流滿面的我，慈祥地說：「雖然我答應孝莊皇后絕不和妳相認，可是妳到底是我親生的，我無時無

刻不想看到妳。即使孝莊皇后崩逝，我也謹守諾言不私下探望妳。可是我是如此的想念妳，所以那天劉惠妃拜託我拿吃食給妳，我自己也試吃過，確定沒問題才代她送過去，我真想看看妳。」

母后哀傷地說：「瑾兒，我真的沒想到她們會這樣陷害妳我，雖然先皇並未宣布妳昏迷的原因，可是我被打入冷宮一定和我帶的吃食有關。老天保佑，總算讓妳平安度過。」

我拉過小妍，對母后說：「這是您的外孫媳婦小妍，她是向雷的義女，皇上已經封她為安妍郡主了。」

小妍再一次正式向母后行了叩拜禮，母后一邊擦眼淚一邊扶她起來，「等皇上回來，我們就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

## 十六、夢想成真

「妳們覺得我們在皇城開一家夜店如何？」我對她們說，她們是指皇后白茸裳、秦王妃韓松蘿、未來媳婦謝心妍。

自從在皇宮找到生母之後，我和甯小刀帶著大鵬和小妍就在皇城的公主府住了下來，打算三個月後回飛龍鎮。走家串門的結果，我才發現原來有那麼多同鄉都穿越到天朝了。

當我看到皇宮內的馬桶時，驚訝地回望皇后，皇后笑笑說：「我依照記憶請匠人做的，希望公主用得慣！」

當皇后知道我和她一樣來自未來時，她高興地說：「除了我，秦王妃也

是，她還是我孤兒院的好朋友呢！」

我也興奮地說：「我們甯展鵬的未婚妻小妍和我同時間在同一家夜店喪生的，只是來這兒的時間差了二十幾年。」

就這樣，我們四個年齡相差頗多的女人成為閨密，在皇城的頭一個月裡，天天都膩在一起。聽說我和小妍開了幾家自助餐廳，她們都想光顧；可是一個是皇后，一個是秦王妃，如何坐馬車來回兩、三個月只為了吃一頓自助餐。

「公主，也許妳們可以在皇城開分店啊，這樣我和茸茸就方便來吃了，而且妳們也可以每半年來皇城檢視店裡情形，這樣我們四個每半年就可以見次面了。」秦王妃眼睛發光地建議。

幾個女人說做就做，一個月內我們的皇城分店就開張了。我打算比預定時間再多留一、兩個月，看看營運情形如何；可是甯小刀提醒我，身為人媳，我該回飛龍鎮盡孝道了，另一個阻礙我留在皇城的是我的傻兒子甯展鵬。

「娘，我和小妍到底何時可以完婚啊？」大鵬繃著一張臭臉問我。

我也沒辦法呀！皇城分店開張才一個月，預約的顧客都排到兩個月後了，我們婆媳兩個忙得不得了，哪有時間辦喜事啊？我安撫著大鵬：「兒子啊！你別急嘛！該是你的就跑不掉的。想我快四十歲了，難得有個和我志趣相投的小妍，你忍一忍，讓我們婆媳再玩幾年，就讓你們成親。」



「再幾年？娘，妳到底是不是我親娘啊？哪有霸占著兒子的媳婦不放的？」和小妍相處了十幾個月，大鵬的性子也改了，說起話來越來越像我了。

我大喝：「甯展鵬！你膽子越來越大了，竟然敢和娘如此說話？看來我不動家法是不行了！」

甯小刀在旁邊幫兒子說話：「皇上都下旨賜婚了，妳還在拖，小心皇上治妳一個抗旨之罪。」

我仰頭哈哈大笑，「他敢？他是妻管嚴，他敢治我，我就讓茸茸修理他。」

大鵬一臉絕望的表情，「完了，爹，娘又說這些沒人聽得懂的江湖話了，她一開始說這種話，我就知道我的婚事無望了。」

看到兒子沮喪的樣子我也心疼，沒辦法只好妥協了，「好啦，再一個月我們就回飛龍鎮開始治辦婚事如何？甯小刀，你先快馬加鞭通知公婆，請他們準備好納采的事。如果我們程序走快點，說不定半年就可以將小妍娶回家了。」

甯小刀和大鵬父子正喜孜孜地相視而笑，這時小妍滿臉笑容地走了進來，她向我們行了一個很敷衍的禮，大鵬立刻迎上去，握著小妍的手，「小妍，娘說我們成親的事可以準備了。」

小妍面帶羞愧地看著他，將手抽出來後來到我身邊，附在我耳邊小聲地說：「公主，我在熱鬧的城西找到開夜店的地點了，現成的三層樓。」

「真的？」我立刻站了起來，抓住小妍的手，「走，帶我去看，我們看好後就派人通知韓松蘿和白茸裳，我們計畫計畫一下，開個空前絕後的夜店，哈哈！」

「娘？」大鵬張口結舌地看著我們婆媳。

我對甯小刀說：「剛剛我說的話收回，我先和小妍到城西一趟，回來再說。」

我又安撫大鵬：「兒子啊！別急，最多再等三個月、半年，我們就回飛龍鎮準備婚事，你耐心地再等等、再等等。」

當我和小妍快跑出府，準備上馬車時，只聽到大鵬的震天怒吼：「娘！」

（註：謝心妍和甯展鵬的故事請參閱 108 年彰銀資料第 68 卷第 5 期～第 7 期「沉海之冤」）

～完～

